



# 日本战犯的末日

三

李大伟 编著





## 天皇制度的存废之争

入夜，天空碧青，如瀑的月色，给东京城披上一层银白色。在人们的视线中，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似明似暗，似乎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晚上八点左右，一辆黑色轿车沐浴着因电力不足而发出昏黄光亮的路灯，从日本首相府驶向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

轿车里坐着五月二十二日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和他的英语翻译大泽理直郎。吉田是老牌外交家，已经六十八岁了，但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他的生父竹内纲，是个拾破烂的，因家庭经济拮据，当妻子第六胎生下吉田时，担心养不活，就送给无子女的横滨贸易商吉田健三为子。他二十二岁离开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进入外务省，在中国任领事、总领事达十五年之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先后出任驻意大利和驻英国大使。因他亲英美，出任铃木、币原内阁外务相期间，与最高总司令部配合默契，当各驻日军事代表要求把他列为战犯逮捕时，受到麦克阿瑟的保护。但他在麦克阿瑟面前从不唯唯诺诺，而且敢于顶牛。他出任首相第二天，就为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的事，与麦克阿瑟争吵得面红耳赤，使得对方气愤不已，边在房间里急步踱来踱去边说：“你要是与苏联一个鼻孔出气，我就向裕仁先生建议罢免你的首相职务！”吉田不吭声，望着气急败坏的麦克阿瑟，不禁想起关在铁笼子里的狮子，忍俊不禁笑出声来。这一笑更激怒了麦克阿瑟，他陡然止步，



“阁下说的两个绝对相信很有分量，很有水平。所以，最高总司令部感到很满意，游行示威者也感到很满意，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麦克阿瑟满脸堆着笑，“由阁下出任首相，我肩上的担子也轻松了许多。”

“这是因为有最高总司令的信任和支持。”吉田感到身上的热血在沸腾，“比如说，如果没有阁下的崇高威望，能有那么多的国家拿出大批粮食来支援日本吗！”

“这是因为美国的强大。”麦克阿瑟热爱自己的祖国。

尽管他没有与这次游行群众见面，但耳边却响起了示威者那震得耳朵发麻，震得几乎使人心脏停止跳动的口号声，旋即涌起一股誓不两立的敌对情绪。他愤然说：“最高总司令部准备下文限制群众性的集会。今天游行，明天示威，对我们的工作干扰太大了！”

“要收回去年十月四日的指令？要限制群众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些，不是已写进新宪法草案了吗？”吉田的潜意识里出现个疑问号，此人还是不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说得很直率：“新宪法还没正式公布施行嘛！”

“从维护阁下的声誉考虑，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

“不要考虑这些。”麦克阿瑟淡淡他说，“有得必有失。”

吉田做高深思考状，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对！这是辩证法。”

他说罢，打开黑色皮料提包，拿出日本新宪法草案，起身递给麦克阿瑟：“新宪法草案我连读了三遍，感到这是在阁下直接指导下产生的一部杰作，是日本历史上最

理想最开明的一部宪法，将会给日本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为日本的繁荣与富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对天皇权力的削弱，还感到分量不够。”

“我有同感。”麦克阿瑟说，“还要再作修改。”

吉田接着说：“现在的问题，天皇制的存与废和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尚未在各驻日军事代表团得到统一的认识，新宪法草案无法公布。因为新宪法是以天皇制继续存在为前提进行起草的。”

麦克阿瑟“嗯”了一声，微偏着脑袋问：“阁下现在还主张处死裕仁先生吗？”

吉田说：“这还用问，我近一个月来的言行已经说明了问题。”

“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心心相印了。”麦克阿瑟说，“这样吧！明天就召集各军事代表团团长开会，就天皇制的存与废和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辩论，以求得意见的统一。请阁下也参加这场辩论。”

“我参加适合吗？”吉田有些犹豫。

“怎么不适合？”麦克阿瑟说，“你是首相，完全有发言权。对了，请你把去年八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代表中、英、美、苏四国政府首脑，对日本政府的照会复函找出来看一遍，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在关键时刻，就这个问题发言。”

他面向两个女秘书：“明天上午的会议和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各军事代表团团长由特曼娜小姐负责通知，基南、韦伯先生由良秀子小姐负责通知。”

六月十八日上午七点五十五分，麦克阿瑟、萨塞兰和与会者就来到了小会议室，大家都早有应战准备，仿佛上了战场，都把真枪实弹牢牢握在手中，只等待第一

颗信号弹的发出。

现在八点还差三分钟。大家都讨厌这种战斗前的沉默。这种紧张而沉默的气氛，像冬天河里冻得厚而严实的冰块，压得人的胸口发闷又发胀。

与会者绝大多数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们此刻的心情，仿佛站在弹雨纷飞的城头，正举起手臂一指，命令部队：“就这样打下去，冲，快！”而今天，自己却成了冲锋陷阵的士兵。

是的，再过三分钟，麦克阿瑟手中的信号弹，就将以历史见证人的资格，作出权威性的发射了。

麦克阿瑟因为有昨天晚上与英国、加拿大、印度、菲律宾四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交谈，显得胸有成竹。他抬腕看看手表，说道：

“正八点，开会！会议的议题已经通知诸位先生，大家一定深思熟虑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主张保留天皇制，也不主张追究裕仁先生的战争责任，诸位同意与否，可以展开辩论。反正，我服从真理。真理，就是诸位和我肩负的共同任务，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日本政局和治理好日本，并促使日本走向繁荣富强。”

出人意外，第一个发言的竟是中国的商震，而且与麦克阿瑟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说：

“中国军事代表团主张废除专制的日本天皇制，也主张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关于废除天皇制的理由，去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接见中国、苏联、英国、菲律宾四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时，迪利比扬格将军和我的发言，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重复。我的发言，只说说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众所周知，天皇是日本的唯一最高统治者，是日本

军队的唯一最高统帅，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不论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沈阳事变，还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八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除了各法律代表团已掌握到的，东久迩宫先生和被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等人已揭发出来的有关天皇的战争罪行之外，现将我们新近掌握到的资料，再揭发他如下罪行。”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长达十四年，这是血泪斑斑的十四年，使中国死亡三千五百二十多万人！这是苦难重重的十四年，使中国蒙受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这两笔伤心的数字，像两把熊熊烈火，烧掉了蒋介石戴在商震头上的不许顶撞麦克阿瑟的紧箍咒，烧掉了深藏在心中的因民族不强盛的自卑感，也烧炼出他为祖国雪耻报仇而不顾一切后果的果敢精神！

商震说：“沈阳事变前夕，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裕仁天皇亲自与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通无线电话：朕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一次武装进攻，时间和地点由本庄繁君酌定，什么时候进攻好，以什么地方为突破口好，以利于全面控制整个东北地区为宜。朕等待着你的捷报。”

他说得有声有色：“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即关东军占领锦州五天后，裕仁天皇向本庄繁发布敕语，表彰关东军的所谓忠烈。敕语说：关东军将士一举歼灭了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驻军，为建立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奠定了基础，扬皇军威力于全球，朕特嘉许其忠烈。尔等将士应更加坚忍自持，再接再励，迅速占领热河省，以扩大满洲国之版图，为日本下一步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再创新功，务期不负朕之信赖。”



萨塞兰听得很不耐烦，粗暴地打断商震的话说：“日本投降不久，本庄繁就畏罪自杀了，商震先生说的有依据吗？”

商震抑制着自己的愤慨情绪，拿起一本蓝色漆布面笔记本在空中挥了挥，理直气壮他说：

“本庄繁死了，但并不是死无对证，这是本庄繁生前的笔记本，我刚才说的都记在上面，这本笔记是死者生前的贴心副官田边同茂先生交给他的妹妹，即受聘为中国军事代表团日语翻译的田边凤子小姐转送给我们的。我们很慎重，找到死者生前的两个秘书永未正君郎先生和土仓敏彦郎先生鉴定过。还需要再鉴定吗？总参谋长阁下！”

萨塞兰不吭声，一个劲地吸着香烟。

“让商震先生把话说完！”布莱的语气里包含着严重不满。

麦克阿瑟深深吸了口烟斗，又沉沉地把烟雾喷出来：“请商震先生继续发言。”

商震接着揭发的事实是：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前夕，国际联盟执行委员会马上派了调查团赴南京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一九三三年二月，由英国和法国政府倡导，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国际联盟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六十三个会员国除日本反对和泰国弃权以外，一致通过了以“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行动是侵略行为，日本应无条件地从这地区撤军”为主要内容的决议案。

商震说到这里，索普又打断他的话：“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怎么会支持开这样的特别会议呢？”

迪利比扬格很生气：“让人家把话说完再提问不行

吗？”

“没关系，迪利比扬格将军！我的话上午说不完还有下午，还有明天，反正时间有的是。”商震显得宽宏大量。

他说：“我现在回答索普先生的提问。本来，建立国际联盟，美国是倡议国之一，因为……”他本想说“因为美国同英国和法国争夺国际联盟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他担心刺伤在座的美国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改为“因为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而未参加。但是，美国是同情中国人民的，所以极力支持国际联盟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并派当时国务卿助理詹斯姆先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此，中国人民是感谢的。”

商震精神抖擞，神思亢奋：“面对国际联盟的决议案，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先生禀呈天皇定夺。天皇说：满洲国成立在即，日本不听国际联盟这一套。请犬养君以日本政府的名义照会国际联盟，宣布日本退出这个国际组织。这样，日本在中国的任何行动，就不受约束了。三天后，天皇发布诏书，向日本国民说明，退出国际联盟是为了维护日本在满洲、在中国的切身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他又拿起两份剪报在空中挥了挥：“我决不会无中生有。看，我说的这些都登在日本的报纸上。总之，我今天的发言都有史据可查。”

面对商震不重也不轻的敲这一棍子，萨塞兰和索普都满脸苦涩。

商震说：“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由天皇授意制订的《大日本帝国国策准则》规定，‘鉴于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我们的基本国策就是使外交、经济、

军事相配合，也就是外交要特别灵活，经济要高速发展，军事要飞跃加强。’‘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外扩张势力。’‘为使新生的满洲国巩固和发展，进而控制中国，在排除苏联威胁的同时，要严防美国 and 英国对日本构成新的威胁。’‘日本要富强，必须向南方海洋，尤其是外南洋地区扩张我们的势力，’‘有了东南亚地区的石油、锡矿和橡胶，日本就可以无敌于亚洲。’看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

他下意识地望了麦克阿瑟一眼，看他的表情怎样。

可是，麦克阿瑟面若浮雕塑，无动于衷。

商震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前两天，天皇召见首相近卫文磨、参谋长闲院宫和陆军相杉山元，他问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之后说：‘军用粮食不要考虑，中国盛产稻谷、小麦和玉米。木材也不要考虑，中国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关键的问题是多积蓄石油、钢铁和铜’。近卫告诉他，日本正向美国购买废铁。他说：‘美国现在是朋友，很快就会成为敌人，向美国进口废铁量要尽可能增加。’天皇问全面占领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杉山元说三个月，闲院宫说半年，近卫说一年。天皇说：‘三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因为美国 and 苏联不甘心放弃在中国的利益，会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持中国与日本作战。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估计。全面占领中国至少要三年。三年后中国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就强大了；再拿三年时间战胜美国 and 英国，整个太平洋地区就牢牢控制在日本手里了。六年后，我才三十八岁呢！’看，天皇真是得意忘形了！”

“以上事实说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天皇是首要决策者，定他为首要甲级战犯一点也不冤枉他。”商震说，

“我暂时说到这里，谢谢诸位安心地听完我的发言。”

会议休息十分钟之后，麦克阿瑟说：“继续开会，请持商震先生同样观点的先生发言。”

“那我就说吧！”布莱说，“我要说的是裕仁天皇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天皇召见参谋总长杉山元、海军相永野修身，让他们回答关于进攻太平洋地区作战计划的质询。天皇问得很详细，日本准备出动多少陆军、海军和空军，三军的主要指挥者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怎样，连天气状况对出师是否有利之类的细微末节都是他十分关心的。接着，他问：“你们计划哪一天开战？”水野回答：“预定十二月八日。”天皇把摆在御览桌上的台历拿过来，翻到十二月八日这一天，问道：“这天是星期一呀，怎么安排在这一天开战？”永野说：“休假后的第一天，是人们懈怠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人，休假时吃喝玩乐，几乎通宵不眠，我想在这一天开战好。”天皇说：“永野君不愧为军事家。”但他迫不及待：“还差一个月零六天呀！提前开战不行么？”杉山元说：“正在调兵遣将中，要把南方军二百多万军队布防到太平洋每个适当的位置上，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再说，各种军需物资也正在准备中。一个月内完成这些任务，已算是雷厉风行了，陛下！”裕仁说：“我是担心夜长梦多。既然如此，就按照你们的部署办吧。等会，我就召见东乡茂德君，要外务省继续做麻痹美国的工作，以确保你们在敌人的出其不意中开战。”

布莱下面的话带有挖苦和讽刺意味：“我说的这些情况出自《杉山日记》和《永野日记》，一个人说的可以不作数，两个人的日记都这样说，应该是可信的。考虑会

有人说杉山元已畏罪自杀，他的日记不足为凭。于是，二十分钟以前，我又着人查阅了《木户日记》，好在天皇召见杉山、永野时，木户幸一也在场，他在日记中记载的也完全一样。谢天谢地！”

萨塞兰有点不自在，狠狠瞪了布莱一眼。布莱看在眼里，故意把脑袋晃了晃，以示回敬。

布莱接着说：“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两天，裕仁天皇召见东条内阁全体成员、枢密院议长上原嘉道、以及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征求对美、英宣战诏书的意见。天皇说，诏书是木户幸一君起草的，我看过多遍，也作了某些词句的修改。下面，由木户君念一遍，是否还需要修改的地方，诏书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富强，朕决定向美、英两敌国宣战。朕之陆海空三军官兵，朕之文武百官，朕之亿万庶民，都要同心同德地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去实现取得战争彻底胜利之目的，为大和民族争光，为大日本帝国争光。木户念完，除了上原嘉道以外都表示同意。上原说，日本过去对俄国宣战，对德国宣战，对中国宣战，即甲午战争，都有‘这场战争是在不违反国际法的范围内进行’的话，建议也加上这句话。天皇说，原来有，朕把这句话删掉了。我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东条问天皇，诏书什么时候发布？天皇说，等到战争打响以后。”

布莱喝了口茶，继续说：“这实际上是不宣而战。因此，才发生致使美国造成严重损失的偷袭珍珠港事件，真是可恶之至！下面，我用发言开始时说的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裕仁天皇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两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之后，会议室里的气氛反

而显得很平静了，这是因为双方都稳操胜券。

接下去发言的是迪利比扬格。他说：“关于废除天皇制，我早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天皇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越陷越深时，仍然坚持打下去。”

他列举以下事实说明问题：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的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一艘，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兵员损失三千五百六十八人，损失这样惨重，是日本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粉碎了山本五十六在十个月内以日本的全胜结束这场战争的神话。从此，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美国和英国手里。

六月六日上午，东条英机和杉山元向天皇禀告是役的失败，提出与同盟国媾和的设想。天皇大发脾气：“怎么，想向敌人投降？胜败乃兵家常事，遭到失败就胆颤心惊，就畏缩不前，亏你们还是首相和参谋总长！”

打了近半年，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结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日本失败得更惨！是役日本损失运输舰二十八艘，大型航空母舰五艘，重巡洋舰十四艘，日军被击毙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人，饿死病死九千八百九十二人，另有一千二百人被俘，共损失兵员二万七千

东条、杉山更加不安了，再一次向天皇提出与同盟国和谈停战的意见。这回，文质彬彬的裕仁天皇，竟然在桌子上一巴掌，喝道：“我们的南方军，还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怕什么！如果你们丧失斗志作软骨虫，再提求和意见，就自动提出辞呈！”天皇接着说：“朕得切实行使大本营最高统帅的职权，非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不可了！”第二天，天皇将御前会议改为“天皇亲临大本营部

署作战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一、关于指导战争上的重要国务，须经常仰承天皇亲自裁决；二、对于肩负辅佐天皇的大本营和政府，须增强团结，同心同德，树立起夺取这场战争全胜的决心和信念；三、避免手续上的繁琐，凡属有关战争事，内阁成员和中将军官，可以一人或数人随时进入皇宫，直接向天皇禀告战况和提出作战方案。天皇不懂军事，对任何人提出的作战方案，他只说一句：“只要你们认为这样打能够狠狠地揍美国一顿，朕就圣准。”

迪利比扬格述到这里，提高嗓子说：“以上种种，难道不应该定天皇为首要战争罪犯吗？”

他将有关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材料塞进文件袋里，又说：

“也许有人会说，天皇不是终于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吗？那是五百万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大反攻，百万苏军把关东军打得一败涂地，美国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使这两个城市基本毁灭，日本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宣布投降的！”

法国的勒克莱、新西兰的艾西特、荷兰的赫尔弗里希，感到自己要说的话，商震、布莱和迪利比扬格都说到了，他们的发言，仅仅表明一个观点，必须废除天皇制，必须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

现在的对阵是五比六，对麦克阿瑟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多一票，但麦克阿瑟仍然显得很泰然。

不料，中途杀出一个巴特斯克来！

昨天晚上，麦克阿瑟与巴特斯克交谈时，他同意麦克阿瑟的观点。然而他回到半月楼之后，与同仁们一说，都认为事关重大，应该通过电话向英国首相艾德礼请示

报告。战后的英国，经济不景气，很想与美国争夺亚洲市场，但又感到英国斗不过美国。艾德礼听了巴特斯克的报告，感到很有必要在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问题上，与苏联、澳大利亚等国保持一致，进而团结起来与美国斗。

巴特斯克说：“英国军事代表团经过反复思考，从维护正义着想，主张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对他进行起诉，以首要甲级战犯处以极刑。不这样，我们对不起在太平洋战争中死去的几十万英国军民。”

因为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故他说：“我们不主张废除天皇制，也就是说，天皇制要继续存在，民主化应该实行。我们英国就是这样的。”

糟了，四比七！麦克阿瑟的心理状况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如果加拿大的戈斯格罗夫，也像巴特斯克一样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办？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呀！他又想到印度至今还是英国属地，还能不跟着英国跑！麦克阿瑟心里充满了破碎的念头。没有握烟斗的右手，五个指头捏得紧紧的，真想在面前的长条桌子猛击一拳，以发泄对巴特斯克的不满！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好像已击了一拳，已经教训了对方似的，心头略微轻松一些。但是，烦躁随即又反攻过来。不一会，他由紧握着的拳头，想起了自己的权势，又变得十分爽然了。

他扫了大家一眼：“对我的观点还有持反对意见的吗？”

但他仍然有几分不踏实，把眼光落在戈斯格罗夫身上。

巴特斯克的急转弯，使戈斯格罗夫有过动摇，但想到加拿大与美国是近邻，又坚定下来。他说：“应该承认，



裕仁天皇的确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首要决策者，判处他的死刑，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做，会严重挫伤日本人民的感情，对贯彻驻日同盟军的方针政策不利。”

他接着说：“四个月以前天皇巡幸，所到之处，除横浜港部分工人和京都大学部份师生，呼喊口号，指责天皇是战争罪人以外，其他各地的日本人仍然把天皇当做神来敬重，纷纷呼喊这些口号：‘战争的责任不全在陛下身上！’‘我们理解陛下，我们原谅陛下，我们同情陛下，我们拥护陛下！’‘能够当面谛听陛下的御音，我们感到无比荣幸！’‘能够当面听到陛下的御音，就是饿死也无怨言！’这些口号发自肺腑。”

他说：“一个战败国的元首，能够如此普遍地受到人们狂热的欢迎和爱戴，殊属罕见。连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惊奇而又坦率地报道说：‘日本战败了，被外国军队占领着，但天皇的声望不减当年。天皇到各地巡幸，群众对天皇就像对超人的神一样致以敬意，日本社会不管遭到怎样的灾祸，天皇却成了唯一的安定因素。’群众对天皇如此热爱和拥护，若我们把天皇制废除了，若我们把天皇处死了，广大日本人民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制、传统规范、传统习惯和传统感情，根深蒂固，刻骨铭心，如果猛然把它扭转过来，非出乱子不可！好比人身上长着个大疣赘，突然一刀割下，非死人不可！就好比一把弯的犁杖，强行把它扳直，非折断不可！”

“是的，东京曾经发生反对天皇巡幸的游行示威，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毕竟不能代表七千万日本人民的共同愿望。”戈斯格罗夫继续说，“我只说一件小事，日本人民为了欢迎天皇的巡幸，像过盛大节日似的，把村